



徐梵澄 | 著译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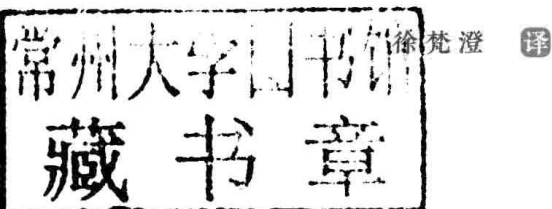
薄伽梵歌

徐梵澄 译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徐梵澄 | 著译选集

薄伽梵歌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薄伽梵歌 / 徐梵澄译.

—武汉:崇文书局, 2017.8

(徐梵澄著译选集)

ISBN 978-7-5403-4500-6

I. ①薄…

II. ①徐…

III. ①史诗—印度—古代

IV. ① I3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541 号

薄伽梵歌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 话 (027)87293001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092mm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4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500 册

定 价 54.00 元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我所锲而不舍的
如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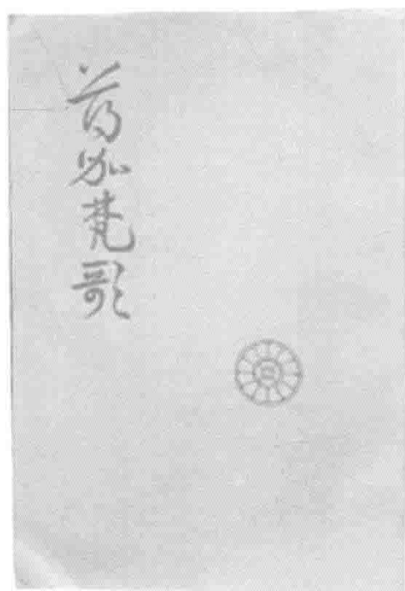
通常说精神哲学，总是与物质科学对举；但从纯粹精神哲学立场说，不是精神与物质为二元；而是精神将物质包举，以成其一元之多元。

主旨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且超出思智以上。

那么，可谓凡哲学皆摄，即一切哲学之哲学，它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极顶。

其盛、衰、起、伏，实与各国、民族之盛、衰、起、伏息息相关。

徐梵澄



1957年印度出版的梵澄译作《薄伽梵歌》



梵澄与自己所作的《室利阿罗频多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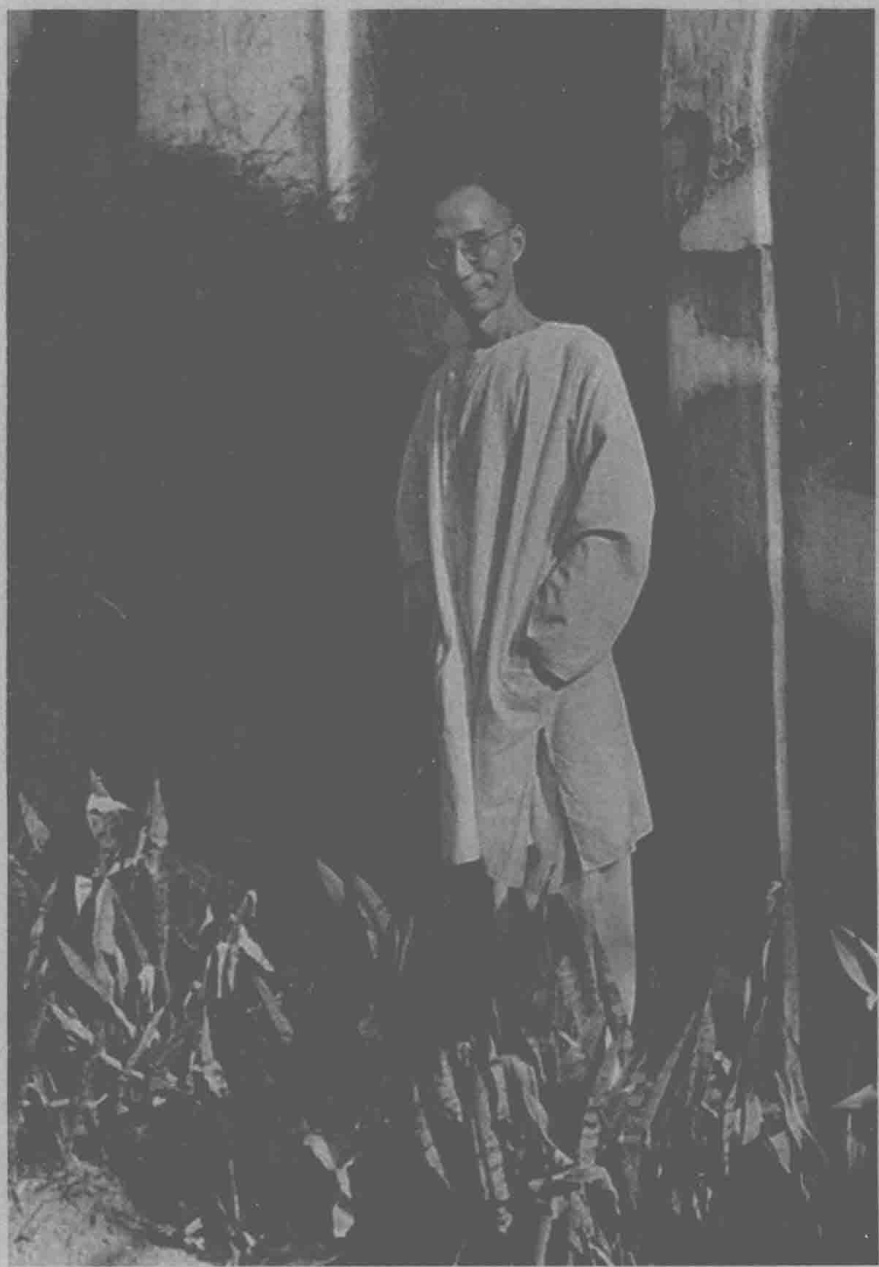
梵澄与自己所作的《院母像》



印度泰戈尔大学中国学院部分教师合影

常任侠（左一） 徐梵澄（左三）

谭云山（左四） 来访的竺可桢（左六）



之真是一，而宇宙间精神之真亦一”。（《玄理参

同》) 纵观梵澄之一生，就是这么一位寻求“神圣之泉”的先行者。

何以要翻译尼采？因其恩师鲁迅之嘱托。鲁迅又何以对尼采情有独钟？因尼采鼓吹大力，神往“超人”，此正合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精神理想。二人原则不异，皆是把个体视为基础单位，因为离开了个体，便谈不上集体。这价值设思是：挺立个人之“自我”，实现“大群”之自救。如其在《破恶声论》中所言：“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老年梵澄曾谈及尼采思想，说其“出自一个精神渊源，高出普通智识水平一头地。——这‘精神’姑可谓双摄其理智与情感。——然也不算高极，绝不是如其自己所云：怎样一足离开了地球，在‘人类和时代以外六千尺’。”(《苏鲁支语录·缀言》) 也如他年轻时说到读尼采之书，“正如在旅行的长途中偶尔发现一两片小标志，指示前人曾此经过，则当更有勇力前行，而且突过以往的限制。”(《人间的，太人间的·节译序》) 持论一贯，态度平恕。而此论断又与阿罗频多之评价若合符契，阿氏称尼采是一个“半盲的见士”，因为尼采说“上帝是死掉了”，这么他便

失却了形上之“有”，也即人类终极性的精神家园，沦落为一个“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的孤魂野鬼。他本人似乎在困惑中有所颖悟，因为他在一瞬间把目光转向了印度，“‘还有着许多未曾炫耀的朝霞呵！’这印度语句写在此书之始。其发端者从何处能寻到那清新的朝晨，那至今还未发现的温柔的朱红，展开着一日。”（《尼采自传》）

尼采的精神运动只行进在半途。何以不为全程？盖因其迷失了目的论的指归。“目的论”者何？“希圣希天”并与之“结合”之境，而那境界端的是“上帝对人之道”。诚如阿罗频多所言：“在斯世所影像者，在彼处可得；在此世为不完善者，在彼处圆成。”（《由谁书》）而“五天竺之学，有由人而圣而希天者乎？有之，《薄伽梵歌》是已。——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至道又奚其二？江汉朝宗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奚其归？曰：归至道！如何诣？曰：内觉！”（《薄伽梵歌·译者序》）“道”曰“上帝”曰“大梵”曰“太极”，“内觉”则为“心灵”与“性灵”的提撕。而梵澄为何首译《薄伽梵歌》？盖因其地位犹如基督教之新、旧约《圣经》和伊斯兰教之

《古兰经》，实乃其民族之大经大法也。他说：“间尝闻其当代领袖，竟以此一歌而发扬独立运动，士以此蹈白刃，赴汤火，受鞭朴，甘荼毒而不辞，卒以获其国之自由。”（同上）“圣雄”甘地将《薄伽梵歌》当作“至宝”，视为“母亲”。阿罗频多则以《薄伽梵歌》为经，以诸《奥义书》为纬。“经”者精神，“纬”者知识，精神乃实践之事，而实践学与目的论，一体两面。久矣！印度民族受其“空论”（佛教）与“幻论”（商羯罗）的影响，垂二千余年，其生命力被侵蚀，其创造力被消弱，阿罗频多欲挽沉滞，欲苏国运，故扬举《薄伽梵歌》之“行业”胜义，教示其人民：以工作实践化除私我，以瑜伽精神有为尘世。他坚信：“对一个伟大过去的认识意味着对一个伟大未来的希望。在经过火的洗礼之后，一只新生的凤凰将从它前身的灰烬中腾空而起，它甚至比过去更加美丽。印度次大陆的伟大希望就在于此。”（《唯识菁华·序》）

阿罗频多尝言他有五个梦想：印度之统一，亚洲之复兴，世界之联合，印度之精神贡献于世界，然后人类全般转化而从此上登。他说：“印度向世界的精神贡献已经开始了。在现代患难中，多而更多含有希望的眼光皆转向

她。甚且不但增上皈依她的教义，也引用她的心灵和精神的实习。”（《周天集·续集》）这就是精神哲学的力量。而精神哲学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它搜求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且超乎思智以上，“可谓凡哲学皆摄，即一切哲学之哲学，它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极顶。其盛、衰、起、伏，实与各国家、民族之盛、衰、起、伏息息相关。”（《玄理参同·译者序》）于是，梵澄借疏释室利阿罗频多的《赫拉克利特》，将古代中、西、印三大文明予以比勘和会通；那古典世界群星闪耀，其精神之光传映到我们的当下并投射到将来。梵澄曰：“总之，此后我们不继续接受西方文化则已，若仍有任何采纳，则回溯到希腊源头，是第一要义。这里，正可建造东西方文化之桥梁。”（《希腊古典重温》）“然而或幸或不幸，在中国未尝有希腊似的哲学发展，也没有印度似的精神哲学，亦复没有西洋的宗教……但整个中国文化是另开一面。”（《玄理参同》）于是乎梵澄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本位，朗朗明示：“论博大为万世法，终无过于孔子。”（《薄伽梵歌论》）

何以孔子之“仁”说可为“万世法”？盖因其本体论与宇宙论皆摄，而本体亦主体。这

“仁”便是其“核心”或“根柢”，通常称之曰心灵或性灵。就人生而言，“它虽觉似是抽象，然是一真实体，在形而上学中，应当说精神是超乎宇宙为至上为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研究这主体之学，方称精神哲学。这一核心，是万善万德具备的，譬如千丈大树，其发端出生，只是一极微细的种子，核心中之一基因 (gene)，果壳中之仁。孔子千言万语解说人道中之‘仁’，原亦取义于此。”（《陆王学述》）这一宗学问是身、心、性、命之学，其主旨是“变化气质”，其目的是“终期转化社会与人生”。此学在宋明儒家则阐发至极，如阳明之千言万语的教诫，由博返约，只云“去私欲，存天理”。何等简单，何等积极！这难道与《薄伽梵歌》之婆罗多战场有什么不同吗？克释拏 (Krsna) 鼓舞神射手阿琼那 (Aruna) ——“起，起，克敌！”阿琼那遂摒弃私我之念，奋勇赴战。梵澄谆谆告之，我族有幸，传统学术之根从未外移，自近代以来它虽屡遭挫折，但其强有力的潜流还是注入到了现代社会，只是今人多未以为然罢了。从内学这一维度观之，整个世界虽“进步急，中国未遽强；冷战终，人性未必改”（同上），然奚其强？如何

改？由外转内也，重温古典也。我们来看宋明真儒，哪一个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皆是先有所得于心，见道真切，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不依傍他人”。而“圣言量已不是这宗学术的权威，要从自己心上考验过。真是龙腾虎跃！”（《陆王学述》）“龙腾虎跃”，这话头犹如号角振起，凌厉激越——依此可窥梵澄虽老迈，然其意气还是那么的英锐！

示寂之前的梵澄，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一语——“儒家真好！中国文化真好！”他确信，我们自家的宝什，可以陶铸当世、导扬后来！其实，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心曲，即便是个人漂泊到了天涯海角，最后还是要归还故里的，因其终点，亦是其起点。超上地说：“精神的进步，是螺旋式地上升，譬如一蛇盘旋，首终衔其尾。要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即使充满无尽的艰辛与悲怆！”（《徐梵澄集·编者的话》）

拉杂数语，忝列在前，不成敬意，读者自鉴。

孙波写于丁酉谷雨后天八日

2017年4月28日

目 录

南印度版译者序	1
佛协版译者序	23
第一章	26
第二章	35
第三章	49
第四章	57
第五章	65
第六章	71
第七章	80
第八章	86
第九章	92